

杖一史約編 五

少伊 8  
2.468  
5

伍



門 伊  
號 2.468  
卷 5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男惟鞠 恃何

編次

烏程

沈一揆 存田

較閱

潘世泰 彙征

叅訂

歸安

沈愷 曾樂存

示飛熊 廣勒

唐書全目

正史

本紀十

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中宗

全目

鮑

睿宗元宗

肅宗代宗

德宗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

志五十

禮樂 十二

儀衛

車服

曆 六

天文 三

五行 三

地理 七

選舉 二

百官 四

兵

命化員五

刑法

藝文 四

表十五

宰相 三

方鎮 六

宗室世系

宰相世系 五

列傳一百五十

后妃

太穆竇后

文德長孫后

徐賢妃 王后

則天武后

和思趙后

韋后上官昭容

后 肅明劉后

昭成竇后

王后 貞順武

后 元獻楊后

楊貴妃

貞懿獨孤后 睿貞沈

后 張后 章敬吳后

貞憲王后

睿貞沈

后 昭德王后 韋賢妃

莊憲王后

懿安

全目

二

匏

宗室

郭太后 孝明鄭太后 恭僖王太后 貞  
 獻蕭太后 宣懿韋太后 郭貴妃 王賢  
 郭淑妃 元昭晃太后 惠安王太后  
 江夏王道宗 廣寧縣公道興 永安王孝基  
 江陽王道元 漢長平王叔良 郇國公  
 孝協 彭國公思訓 新興郡王晉 長樂王幼  
 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晦 漢陽王  
 壤 廬江王瑗 淮安王神通 膠東王道彥  
 梁郡公孝逸 國貞 蒿說 齊物復 襄邑王神  
 符從晦 隴西公博又  
 渤海王奉慈 戲

高祖廿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元霸 巢王元  
 吉 楚王智雲 荆王元景 漢王  
 元昌 鄜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  
 元禮 郟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徐  
 道元 鄆王元軌 虢王元鳳 尉元名

太宗九王

常山王承乾 鬱林王恪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暉 越王貞  
 紀王慎 曹王明

三宗諸子

燕王忠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襄  
 信王謬 孝敬皇帝弘 章懷太子賢  
 俱高宗子 懿德太子重潤 譙王重  
 福 節愍太子重俊 俱中宗子 讓皇  
 帝憲 惠莊太子 惠文太子範

十二宗諸子

奉天皇帝 琮 太子瑛 棣王琰  
 鄂王瑤 靖共太子 琬 光王瑁  
 頴王璉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  
 玢 盛王琦 豐王珙 汧王瑊 俱  
 元宗子 越王孫 承天皇帝 倓 俱  
 彭王儉 襄王儼 恭懿太子 侶 俱

諸帝公主  
 世祖一 高祖十九 太宗廿一 高宗三 中宗八 睿宗十一 元宗廿 九 肅宗七 代宗十八 德宗十一 一 敬宗三 文宗四 武宗七 宣宗十 懿宗八 僖宗二 昭宗十一

李密 單雄信 祖君彥

王世充 竇建德

肅宗子 昭靖太子 魏 睦王 述 俱  
 代宗子 舒王 誼 通王 譔 虔王  
 諒 肅王 詳 文敬太子 諲 俱 德宗  
 子 鄭王 經 順宗子 惠昭太子 寧  
 宗子 禮王 暉 絳王 悟 建王 恪 俱 憲  
 宗子 懷懿太子 奏 安王 濬 俱 穆  
 敬宗子 悼懷太子 普 陳王 成 美 俱  
 王 滋 宣宗子 吉王 保 懿宗子  
 德王 裕 昭宗子

薛舉 子 仁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 朗  
 蕭詵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朱榮 林士 梁師都 劉 弘 張善安

劉文静 裴寂 趙文恪 李思行 李高遷 姜寶誼 許世 緒 劉師立 劉義節 錢九隴 樊興 公孫 武達 龐卿 暉 張長慈 張平 高 李安 遠馬三寶 李孟 嘗元 仲文 秦行師 屈突通 尉遲敬德 張公謹 大 秦瓊 唐儉 憲 次 扶 段 志元 文昌 成式

劉弘基 殷開山 劉政會 奇崇 望崇 許紹 圍師 欽 程 龜崇 魯 欽 明

全目

四

總

知節柴紹任瓌丘和恭行

温大雅彥博大有借造皇甫無逸李龍象志襲姜墓

行木皎崔善為李嗣真

杜伏威關稜王張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上君

廓

李靖客師命李勣敬業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萬徹萬備盛彥師盧祖

高儉履行真竇威軌琮抗靜

房元齡遺愛杜如晦楚容淹元賴

魏徵謩

王珪壽薛收元趙元敬馬周載韋挺待價武

李綱安仁李大亮道禘戴胄至德劉洎樂彥崔仁師

陳叔達楊恭仁思訓師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

果元權萬紀懷閻立德立蔣儼韋弘機岳姜師

度強張知謩

蕭瑀鈞嗣業嵩華復

岑文本義長信虞世南李百藥安褚亮劉孝孫李

素姚思廉

璠

令狐德棻

順鄧世元顧亂李延壽

蘇世長

長嗣

韋雲起

方

孫伏伽張元素

于志寧

休烈

高季輔張行成

易之昌宗

長孫無忌

傲操

褚遂良

璆

韓瑗來濟

恒

李義琰

巢義上官儀

杜正倫

求仁

崔知溫

知

高智周

石仲

郭正一趙弘

智來

崔敦禮楊弘禮

弘武元

盧承慶

齊

劉祥道

齊賢

李敬元

元

劉德威

審禮

孫處納

文偉

高子

劉仁軌裴行儉

光廷

婁師德

崔義元

神基

楊再思

季

竇懷貞

魏

宗楚客

晉卿

訥祝欽明

郭山

王嶼

諸沓蕃將

史大奈

馬益

阿史那社余執失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謹

郭孝恪張儉

延

王方翼

珣

蘇定方薛仁貴

訥

程務

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

張敬

王峻

王義方員半子

石抱

韓思彥

琬

蘇安恒薛登王求

禮柳澤範馬元常元叔蔣欽緒沈清

唐臨皎張文瓘文琮錫徐有功商彥

崔融從能慎由徐彥伯蘇味道豆盧欽望史務滋

周允

狄仁傑光嗣郝處俊象朱敬則仁軌

王綝仙遂韋思謙承慶嗣立陸元方象先景備

王及善李日知杜景徐李懷遠景備

裴炎仲劉禕之郭翰魏元同恬李昭德吉頤

張廷珪韋湊見素誇頭知韓思復朝宗宋務光元

李渤裴潏張李中敏款

武平一李又賈會至白居易行簡

桓彥範盧襲秀薛季昶敬暉崔元暉渙張東之

袁恕已高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日王琚張王毛仲李守德

魏元忠韋安石阮斌叔郭震

李矯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

姚崇奕合宋璟渾

蘇瓌頌張說均



唐

魏知古羅懷慎免李元絃杜暹鴻張九齡拯仲韓

休洪况泉洞

張嘉貞延賞弘靖文源乾曜光裕裴耀卿信

蘇珣晉尹思貞畢構羽李傑鄭惟忠王志愔許景

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澣抗

裴守真子餘崔何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挺之武

澈

裴灌寬謂陽裔朱慶禮楊場崔隱甫李尚隱解琬

宗室宰相適之峴勉存節

劉子元颯滋敦儒鍊吳兢韋述蔣父係柳芳登

免沈既濟傳師

郭虔瓘郭知運英傑王君奭張守珪獻誠獻恭王

忠嗣牛仙客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鈇盧

哥舒翰曜高仙芝封常清清

李光弼彙光進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烏

承

郭子儀驩晞承暖劍從錡曙幼明听

全

八

池

李嗣業馬璘李抱玉路嗣恭庶

房瑄孺復張鎬李泌繁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卿向呂誣

崔光遠鄧景山崔魏少游衛伯玉李澄克韓全義

盧從史高霞寓

李麟楊綰崔祐甫俊柳渾識韋處厚路隋

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珏存崔漢衡戴叔倫士

正雅徐申郝士美辛祕

來瑱裴田神功神侯希逸崔寧蕘嚴礪

元載李少良王縉黎楊炎廣嚴郢寶參中興通元

李棲筠吉甫李鄘孫

王思禮魯炅王難得用辛雲京京某馮河清姚李

芑李叔明昇曲環王虔休盧羣李元素盧士玫

令狐彰建張孝忠戊忠茂昭裴康日知志睦李洵承訓

劉雍出弘正市王承元牛元翼傳良弼史孝章

劉晏濛暹元坊包信第五琦班宏王紹李與

李揆常袞趙憬崔造齊映盧邁

關播李元董菁溪陸長源袁滋趙宗儒竇易直

唐

張鎰姜公輔元衡李絳璋宋申錫

段秀實伯倫顏真卿

李晟愿憲

馬燧煇渾瑊鎬

楊朝晟戴休顏陽惠元旻李元諒李觀韓游瓌杜

希全邢君牙

陸贄

韋皋圭張建封愔嚴震謨韓弘公武

鮑防李自良蕭昕薛播樊澤宗王緯吳濠士

陸五盧坦美柳晟崔戎

徐浩呂渭溫孟簡劉伯芻寬夫楊憑凝潘孟陽

崔元略式韋絃

張薦讀趙涓博李紆鄭雲達徐岱王仲舒馮伉庾

敬休

姚南仲獨孤及朗郁顧少連韋夏卿璿段平仲呂

元膺許孟容季薛存誠廷李遜方元

孔巢父邠穆寧贊崔邠鄆柳公綽仲

壁地公權楊於陵馬總

全目

十一 龜

歸崇敬融奚陟崔衍盧景亮王源薛萃膺衛次公

洙薛戎放胡證丁公著崔弘禮崔元亮王質殷

侑盈王彥威

鄭餘慶游處誨鄭珣瑜覃喬高郢定鄭綱顯權德

輿璩崔羣

賈耽杜佑式方孺休怡令狐楚緒綯

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年李齊運李實皇甫鎛

鏞王播起龜

韋執誼王叔文王伍韓華陳陸質劉禹錫柳宗元

程昇

杜黃裳勝裴均李藩韋貫之慎綬澁

高崇文承伊慎朱忠亮劉昌喬范希朝王鐸穆孟

元陽王棲曜成劉昌日趙昌李景略在廸簡張

萬福高固郝北史敬奉野詩良捕

李光進光烏重胤石洪李珙王浦逢楊元卿延曾華高

瑀劉沔石雄

于順季王智興晏平杜兼羔中杜亞范傳正

裴度識

唐

李逢吉元稹牛僧孺

蔚徽

李宗閔楊嗣復

授吳

竇羣

常年

劉棲楚張又新楊虞卿

漢公

張宿熊望

栢耆

韓愈

孟郊張籍皇甫湜

錢徽

珣

崔咸韋表微高鉞

湜銖

馮宿

定

李虞仲李

翺盧簡辭

知猷弘止

高元裕

少逸

封敖鄭薰敬

晦韋博李景讓

景

劉蕡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興王璠

郭行儵韓約羅

李德裕

華延古崔

陳夸行李紳李讓夸曾確劉瞻以李蔚

李固言李珣崔珙

涓瑄

蕭鄴鄭肅

仁表

盧均

簡

琮周墀裴休劉瑑

夏侯

趙隱裴坦

贊

鄭延昌王

溥盧光啓

韋貽

畢誠崔彥昭劉鄴

豆虛

陸辰鄭縻朱樸

孫

韓偓儀

馬植楊收

發嚴

路岩

韋保

盧攜

鄭畋王鐸

僚

王徽韋昭度張滂

全目

十一

地

周寶王處存鄧鄧處訥雷陳儒劉巨容馮趙德

譚疑楊守亮楊晟顧彥朗彥

王重榮珂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孟方立遷

楊行密時溥朱宣孫儒

高仁厚趙犢羽田頔朱延壽

劉建鋒成汭杜洪鐘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劉知

謙盧光

忠義夏侯端劉感常達敬君弘謝叔方

羅士信高張道源楚金李育德李公逸張

忠義顏果卿春卿賈循隱林張巡

忠義程千里袁光延龐堅薛愿張興蔡廷

曾符合奇璘劉廼孟華張任蔡廷

卓行元德秀李辛黨黃錫孫甄濟

孝友李知本張志寬劉君良王少元任

禮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未思

沈季詮許伯會元讓裴敬燮梁文貞張

隱逸王績朱桃推孫思邈田游巖史德義

唐

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 吳海潘  
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循吏

陸羽 崔觀 陸龜蒙 張允 濟李 桐客 李報  
立至 遠舍 巖 薛大 鼎克 構 賈敦 頤 敦實  
楊德 幹 田仁 會 歸道 裴懷 古 韋景

儒學

徐文 遠 陸德 明 曹憲 顏師 古 相 時 游  
秦 孔 頌 達 王 恭 馬 嘉 運 歐陽 詢 通 朱  
子 奢 張 士 衡 賈 大 隱 張 後 胤 蓋 文 達  
文 懿 谷 那 律 從 政 蕭 德 言 許 叔 牙 于 儒  
敬 播 劉 伯 莊 秦 景 通 劉 訥 言

儒學

羅道 惛 徐齊 暉 堅 嶠 沈伯 鑾 彭 蒙 盈 路

儒學

褚无 暈 徐安 貞 元行 冲 陳貞 節 施敬  
本 盧履 冰 土 仲 丘 康 子 元 侯 行 梁  
趙冬 曦 非 惜 陸 堅 鄭 欽 說 盧 僎 琰 助 韋  
彤 陳京 暢 當 林 蕪 韋 公 肅 許 康  
佐

文藝

袁朗 誼 承 序 利 貞 賀 德 仁 庾 抱 蔡 允 恭  
謝 偃 崔 信 明 鄭 世 翼 劉 延 祐 藏 器 知  
采 張 昌 齡 崔 行 功 詵 杜 審 言 易 簡 甫  
王 勃 勳 助 楊 炯 虛 照 隣 賂 賓 王 元 萬 頃

文藝

李適 韋 元 旦 劉 允 濟 沈 佺 期 宋 之 問 閻 朝 隱  
王 翰 尹 元 凱 富 嘉 謨 劉 憲 李 邕 呂 尙 鄭  
虞 蕭 穎 士 存 陸 據 柳 井 皇 甫 冉 蘇 源 明

全目

十四

匏

文藝

李華翰觀 孟浩然王昌齡崔顥 劉太真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李益

盧綸 歐陽詹 李賀 吳武陵

李商隱 薛逢 李頎 吳融

方技

李淳風 甄權許胤宗張文仲 袁天綱客

師張燦藏 乙弗弘禮金梁鳳王遠知 薛頤

葉法善 明崇嚴 尚獻甫 嚴善思 村

生 張果 邪和璞 師夜光羅思遠 姜撫

桑道

安

李德誠妻裴淑英 楊慶妻王 房元齡妻

盧 狐孤師仁姆王蘭英 楊安妻李

樊會仁母敬 衛孝女無忌 鄭義宗妻盧

劉寂妻夏侯碎金 一敷直妻張 楚王

靈龜如上官 楊紹宗妻王 賈孝女 李

氏妻王阿足 樊彥琛妻魏 李余母 注

高獻妻秦 王琳妻韋 盧淮清妻

侍婢妻薄 金節婦 高愍女 楊烈婦 鄒

賈直言妻董 李孝女妙法 李湍妻 董

昌齡母楊 王孝女和子 段居貞妻謝 鄭

楊合妻蕭 韋雍妻蕭 衛方厚妻程 鄭

孝女 李廷節妻崔 殷保晦妻封綯 實

烈婦 李極妻盧 山陽女趙

周迪妻 朱延壽妻王

外戚

獨孤懷恩 武士獲士稜士逸承嗣三思懿

宗攸暨 韋温 王仁皎守一 楊國忠

李儵 鄭光

宦者

楊思勗 高力士 程元振駱奉先 魚朝

恩 竇文場霍山鳴 劉貞亮 吐突承瓘

馬存亮 嚴遵美 仇士良 楊復光



唐

宦者

李輔國 王守澄 劉克明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誨 張彥弘

酷吏

索元禮 來俊臣 來子珣 周興 丘神勣 侯思止 王弘義 郝弘霸 姚紹之 周利貞 王地 吉溫 羅希奭 周利

崔器 王地 毛若虞 敬羽

魏博

鎮冀

盧龍

淄青橫海

宣武彰義澤潞 以上藩鎮

突厥

吐番

回鶻

沙陀

北狄

契丹 奚 室韋 黑水 靺鞨 渤海

東夸

高麗 白濟 新羅 日本 流鬼

西域

泥婆羅 黨項 東女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疏勒 于闐 大竺 摩揭陀 罽賓 康寧遠 大勃律 吐火羅 謝風 識匿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師子

波斯 大食

拂菻

南蠻

南詔 環王 盤盤 扶南 真臘 訶陵 投和 瞻博 室利佛逝 各蔑 單單

全目

十六

飽

唐

西原蠻 兩嬰蠻 南平獠

姦臣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希烈 盧杞 崔胤 崔昭緯 柳璨 蔣元暉 張廷範 朱友恭

叛臣

僕固懷恩 周智光 梁崇義 李懷光 陳少游 李錡 李忠臣 喬琳 高駢 朱玫 王行瑜

逆臣

安祿山 慶緒 高尙孫 孝愬 史思明 朝義 李希烈 泚 池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世一史綱編

吳以選青臣 吳鳴鶴平九 陳洙選學宜 恭司

同學

沈端學既為

陳洙選學宜

恭司

唐書

宋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觀文殿學士致仕仁宗初奉詔修唐書其宋祁所著者亦令剛改修曰宋祁我為前輩其名何可沒遂于總傳各列其名書凡二百止五卷而舊唐書則後唐劉昫所著

唐高祖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壽之後祖虎守進封為王 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任隋為太原留守即皇帝位 太宗 名世民高祖次子

唐書

魏

高宗 名治太 宗九子

睿宗 名旦高 宗八子

肅宗 名亨明 皇三子

德宗 名适代 宗長子

憲宗 名清惟 宗長子

敬宗 名湛 宗長子

武宗 名敏 宗五子

宣宗 名悅 宗五子

中宗 名顯高宗七子 附武墨高宗后

元宗 名隆基睿 宗三子

代宗 名豫 宗長子

順宗 名誦德 宗長子

穆宗 名恒 宗三子

文宗 名涵穆 宗二子

僖宗 名儼 宗五子

哀宗 名昶 宗九子

唐高祖 在位九年 號武德

漢用附空

唐高祖李淵舉晉陽精兵掃除隋室席捲長驅擊夏楚  
降梁鄭滅燕涼存仁果及武周剪黑闥皆秦王世民之  
功顧淫汚宮掖設詐罔眾臣附突厥為掩耳偷鈴之計  
文靜世讓功臣也無罪致死士及德葵佞臣也寵以高  
官高祖行事皆不足有天下得天下者緣世民也向使  
高祖如文王建成如大仙世民如子臧推亦之釁何自  
而生乃泥立長之說恡世民之功容元吉之忌非高祖  
為之釀禍耶

尉遲敬德歸唐

唐書

二

魏

行開元通寶

帝為太原留守會天下盜起世民知隋必凶陰與劉  
 文静謀舉大事帝未之知也欲以情告懼不聽合宮  
 監裴寂密選宮人私侍帝因酒酣告之帝大驚寂曰  
 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帝因起兵詐為勅書  
 發太原等處民為兵擊何奴與突厥相結寂等請  
 立代王改易旂幟以示之帝曰此可謂掩耳偷鈴  
 劉文静為裴寂所讒劉世讓為突厥所誣俱殺之  
 宇文士及妹為昭儀授上儀同封德彝以秘策于帝  
 遷內史侍郎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忌世民請誅  
 之帝不許房元齡勸世民行周公事伏兵玄武門射  
 殺建成元吉為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  
 今日乃是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與義  
 謀又無功于天下秦王功高望重其為奸謀者秦于  
 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  
 帝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文王舍  
 伯邑考而立武王世子于滅乃負芻之兒  
 宜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晉執  
 之以子滅賢欲立之子滅蘇

唐太宗 和位廿三年號貞觀

故宮久  
 者射殿廷  
 而定功臣爵  
 弘文館  
 除省皆刑  
 死刑五覆奏  
 三鑑  
 不墮

唐太宗弱冠起義躬親行陣所向無前史言陰陽之暴  
 比跡湯武良然初封秦王繼命為天策上將即開館以  
 延賓客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即位二十四人  
 輔天弘化圖像凌煙在朝蹒蹒在野皞皞甚至縱囚來  
 歸幾於刑措乃推亦同氣失教東宮策刺王如生子丈  
 成公主和番何閣中多士莫之在救哉然能以武撥亂  
 以仁勝殘胡越一家自古無有迄今觀師古王會之圖  
 閱貞觀政要之冊未嘗不嘖嘖稱嘆也

不鷄死懷中

剪髮和藥

張蘊古上太

寶箴

馬周論事一

字不可增減

喜得薛仁貴

被德富不易

妻

魏徵獻陵之

對

虞世南五絕

十八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蘇思廉李元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昂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房元齡魏徵高上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虞世南張公謹程知節張亮侯君集劉政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帝親錄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還家期以來秋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來秋悉如期自詣無一人亡匿者帝皆赦之

太子承乾以養刺客被廢元吉封巢刺王如楊氏帝寵之生皇子明欲立為后以魏徵辰羸之喻乃止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南蠻等歌舞笑曰胡越一家自古無有也顏師古以諸國朝貢者多請圖以示後乃作王會圖帝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餒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夫欲盛而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除

唐高宗 在位卅四年號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

引刺史問民疾苦

以身書刑

取人

王義方此義

府

煮粥執紼類

許敬宗謹謬

唐書

唐高宗賴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始頗類貞觀未幾溺情娥媚甘蹈聚塵瀆亂人倫何至於此王后初忌淑妃寵名武尼入宮乃斷手足投酒甕后妃同受其慘而武尼竟立為后非李勣許敬宗為之德憑耶遂良貶無忌殺寵笑刀之人猶用北門之學士天下大權悉歸天后中外雖曰二聖而帝竟若贅旒信哉雉奴懦不能守社稷矣太子弘醜賢又廢黜愛子且不保何況其他嗚呼女主之惡可勝言哉

推梁讓衆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首忍字以進

李善感鳳陽朝陽

李善感鳳陽朝陽

高宗

太宗命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太宗才人武氏名壘賜號娥媚娘太宗崩出為尼帝見而悅之王后陰令其長髮納之皇宮欲以間蕭淑妃之寵帝大幸之拜為昭儀未幾立為后遂良堅以為不可帝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何況天子帝意乃決于是貶遂良。武氏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妃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武后深怨無忌令敬宗誣以謀反殺之。李義府笑中有刀又柔而害物號曰人猫。元萬頃等密召入禁齋決政事人謂牝門學士。后稱天后帝每視朝后垂簾于後謂之二聖。帝小字雉奴初太宗謂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太子弘數忤后旨醜之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王方慶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帝曰自我作古可乎。新豐縣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旁有池周二百畝其龍鳳之形。承泰之異武后以為瑞名之曰慶山。

唐中宗在位五年號神龍景龍。開武后僭位廿一年改國曰周號十九

則天年號

嗣聖 文明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載初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證聖 萬歲

通天 萬歲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徐敬業起義 鑄甌受疏 以僧懷義為

唐中宗為武壘所廢窟居房州久罹幽辱賴五王之力得反周為唐易之昌宗既斬廡下即當以大義數罪之罪賜之死而滅其宗庶足慰在天之靈乃不能聲討而曰母實生我其誰敢怨遂從容傳位復上顯號故不旋踵而韋后肆行敗度委事三思帝則黠宮中之雙陸縱妖女之斜封信五狗而殺五王為和事天子而已淫亂罔門逆謀旋起至遭毒身之慘嗟嗟既不能化母又不能制妻下愚不移中宗之謂歟

唐書

五

紀

自馬寺王  
狄仁傑奏焚  
淫祠獨存共  
四  
御豕河嘗識  
字  
婁師德唾面  
自乾  
九月梨花  
蘇味道撰稜  
桃李悉在公  
門  
蓮花似六郎  
兩足孤賦  
三無坐處  
葉志忠上  
條  
在歌中

武后廢帝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召還東宮又七  
年。五王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崔元暉。張  
易之張昌宗皆私侍武后者后以太宗才人龔臧嗣  
帝罪一戕殺主母罪二黜中宗而奪之罪三殺君之  
子三人罪四自立為帝罪五廢唐宗廟罪六誅鋤宗  
室罪七穢德彰聞罪八尊用酷吏毒痛四海罪九。○  
帝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為之點籌。○安樂長  
寧公主上官婉兒等倚勢用事降墨勅除官糾封付  
中書。○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三思  
耳目人謂五狗。○崔琬彈宗楚客帝命結為兄弟以  
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景龍初于修文館置  
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  
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  
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圍辟癸夏宴葡萄園賜朱  
櫻秋登慈恩浮屠獻牙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  
觀上驅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  
學士屬和一時競艷之然  
皆狎猥佻伎無君臣體

唐睿宗 在位三年號景雲  
先天太極延和

天星散落如  
雪

景武三思屍

復立王官爵

唐睿宗不能討韋后之淫亂迨臨淄王一起即廢重茂  
而安社稷誠以子之功而立也臨淄既封為平王上有  
宋王為之兄東宮未屬賴劉幽求等苦諫宋王又固辭  
而平之儲位乃定夫宋王非即秦伯志哉秦伯不遜則  
王季不得正宋王不讓則平王不得為太子故有平王  
之大功不可無睿宗之早禪傳德避灾其志固已決矣  
而不能盡釋萬幾以致太平亂逆聞變登樓智者豈如  
是乎。

復斜封官

始置經略節度使

始置十二道投察使

武后廢中宗而立帝及改國號周廢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復位而崩太平公主等立重茂為帝臨淄王起兵討韋氏并誅其黨廢重茂請帝即位○帝將立太子以宋王長平王有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于是立平王為太子○彗星出西方八太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帝曰彗星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帝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傳位太子帝為太上皇一切大政猶決于已後太平公主與元宗有隙遂與竇懷貞等謀廢立王琚等具言其狀元宗乃執懷貞等斬之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公至賜死于家○元宗既立嘗遺宋王書曰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參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之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後諸王繼薨宋王獨在帝更加友愛其亮也哭之慟追謚讓皇帝

唐元宗在位四十三年號開元天寶

者葉燕

焚珠王補帛

勤政務本樓

置採訪使

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

置大公廟

御樓觀燈大

置左右教坊

唐明皇友愛兄弟為長枕大被設五幄建花萼相輝之樓姚宋張韓相繼作相寧自瘖以肥天下漸致太平未幾倚口蜜腹劍之奸成羅鉗吉網之酷殺三子納子婦寵安祿山使其出入禁中拜楊貴妃為母結綠荷合為錦繡大襪祿裏赤心兒以綵輿昇之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以縱其歸致漁陽叢起黃屋蒙塵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劔門道上鳥蹄花落無非悲悼悔何及歟



張九齡上于  
秋金鑑錄  
姚崇救時宰  
相

盧懷仁伴食  
宰相

鄭燁柿葉肆

弄

王鉞聚斂

張顛曳白

安祿山僭元

聖武凡二年

子慶緒僭元

載初天成天

和九二年

開元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  
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  
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歡何不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世謂李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吉温羅希奭皆隨林甫所欲鍛鍊  
成獄時謂羅鉗吉網。○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皆勝  
死。○納壽王妃楊氏為貴妃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為  
姨歲賜錢百萬為脂粉費兄銛以上柱國相刻戰國  
忠遙領劍南五家第舍聯亘擬宮禁每十月帝幸華  
清宮五家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  
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旌節遣加陰  
烏瑟瑟璣璣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安祿山腹垂  
過膝上戲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  
赤心耳天寶九年賜爵東平郡王兼領三鎮十四年  
反于漁陽僭稱雄武皇帝國號大燕河北郡縣皆風  
靡帝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遂幸蜀謂信臣曰  
此去劍門鳥啼花落處  
處山青無非助朕悲涼

唐肅宗 在位七年號至德  
乾元上元寶應

第五騎善理

男

雷海青擲樂  
器于地

李泌衣白山

人

誦黃臺瓜辭

唐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司  
謂能矣乃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河多失  
德也聽李泌遠引衡山郭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宮人  
武士為菩薩金剛而日月食之變不聞修省節度由軍  
士廢立反授以節鉞承襲故江淮雖平思明雖殺而楚  
州河東朔方之軍仍亂於外張后越王充王之殺忽亂  
於內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而國祚尚  
存天其未厭唐德乎。

郭子儀克復  
兩京

李岷早言

史思明借元  
應天順天凡  
三年  
子朝義借元  
聖元凡一年

漕運推劉晏  
為首

郭子儀自耕  
百畝

肅宗

明皇避難至馬嵬驛陳元禮等以禍由楊國忠殺之  
又請誅貴妃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縊死貴妃將發  
馬嵬父老遮道請留明皇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  
太子至靈武即位。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李泌  
諫之乃刻乾樹雞為子擲之不響良娣以是怨泌。  
張后與輔國讒殺太子倓又言上皇與外人交通矯  
詔劫遷西內。上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  
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置道場于三殿  
以宮人為佛菩薩以北門武士為金剛神主。平盧  
節度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為節  
度朝廷許之。江淮都統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  
史思明初黨祿山後降復反。僭稱應天皇帝國號燕  
已而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殺之想明亦為其子朝  
義所殺後朝義之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縊死。  
楚州牙將高幹殺刺史李藏用河東兵亂殺節度鄧  
景山朔方王元振作亂子儀平之。后忽欲殺作國  
輔國使程元振逼后下殿帝驚  
悸而崩遂殺后及越王充王。

廣德承泰大曆

唐代宗李輔國削程元振縊魚朝恩誅元載亦英毅

哉李郭懷恩輩與帝少同患難者也何即位後因元載  
不容。匿泌於江西子儀功益天下。平時置之閒處有事  
則召之。致懷恩六罪自訟作寇大原帝之待功臣多未  
得其當矣。尤可笑者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  
孟蘭盆。而胡禿封公。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  
者。旋為節度。擅殺兵馬者。即與刺史。紀綱大壞。不能復  
振。非肅宗開於前。代宗繼於後歟。

唐書

九

苑

帝朝恩知國于監

朱泚獻猫鼠同乳

帝謂李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吐番入寇上幸陝州長安剽掠一空子儀聞廢日久至是命鎮咸陽以禦之吐番乃遁○僕固懷恩戰功無比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口臣罪有六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斬之以合衆士二也一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玢為國勅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遂稱兵反○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李懷王逐侯希逸詔懷王為留後朱希彩殺李懷仙命希彩知留後李希烈逐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泚權知留後詔以泚為節度李靈曜殺孟鑒詔以靈曜為刺史○子儀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奏之上子儀囚曖入待罪帝曰諺有之模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道監軍也他字率類此

唐德宗在位廿五年號建中興元貞元

唐德宗有削平藩鎮之志但志大而才小不能成大事

楊炎下兩稅賦

而任楊炎盧杞為相好貨斥賢以名稱王僭帝之亂如

築奉天城

奉天走梁州乘輿播遷時尙有陸贄諸賢苟痛除前過

醉人為瑞

其謀新圖庶幾太平有日乃還宮以來刻意聚斂李兼

劉晏常平監

為月進韋臬為日進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

疑晟燧渾瑊關外之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藩鎮強而

陽城無字心勞微科政拙者下下

王室弱宦官寵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畔帝曰此亦

天命非由人事豈其然耶

季希烈僭元  
武成元四年  
朱泚僭元應  
天天皇凡一  
年

宮帝  
白望

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

李程八博學  
上

括富商錢括餽櫃盾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稅茶等法  
○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  
稱齊王○平盧節度李希烈反僭稱帝國號楚其將  
陳仙奇殺而獻之○涇原節度姚令言兵亂帝幸奉  
天令言奉故盧龍節度朱泚為王僭稱大秦帝尋以  
漢李懷光李晟合兵討之泚遁其將韓旻殺而獻之  
懷光欲見帝言盧杞好佞不得入見怨望久之亦反  
帝奔梁州馬燧討之懷光縊死○上以奉天窘乏故  
還宮以來尤好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  
西有月進之人韋臯在西川有口進之人刺史進奉  
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裴延齡日短陸贄  
于上等貶贄為忠州別駕○李晟馬燧渾瑊良將也  
相張延賞則疑之○上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刻  
責贄曰今日之事皆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  
由人事○郭子儀每見賓容姬妾不離側盧杞在問  
疾子儀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  
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  
吾族無類矣其周慎如此

唐順宗 在位一年  
號永貞

侄王傳受叔  
文王裁可

唐順宗為太子留心藝術善隸書從幸奉天朱泚逼迫  
帝乘機拒戰德宗權歸宰相人不敢言帝從容論諍每  
多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  
其福及即位以風瘖未愈制出帷中追陸贄陽城免天  
下諸色逋負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皆政之善者故順  
宗之八月愈於德宗二十五年也不幸嬰疾政在二王  
而八司馬之黨交構縱橫人情尊沓乃從韋臯之請傳  
位家嗣以安社稷不亦賢乎

陸淳有功奉  
秋而名在人  
司馬之冠

吐黃裳請大太子國

也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聞詔先卒○鵬坊鵲坊錫坊鷹坊狗坊閒廐使抑之以供時狩者○帝居深宮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而王伾王叔文最用事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昭容轉相交結外則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號八司馬黨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韋臬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箋請奏聞王叔文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臬同而邪黨震懼帝遂傳位太子○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關弄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人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魂滿禁聞者晒之

乙七貶竄

唐憲宗在位十五年號元和

杜黃裳不得久相

唐憲宗發憤為雄志平僭叛所向有功任用高崇文李愬并度垵藩終諸賢各稱其才中興之名於斯為盛顧晚節不終竟羅弒禍咎在信宦官喜進奉崇異端而已夫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此吐突承璀所以親也數進羨餘以供其費此程异皇甫鏐所以相也好神仙迎佛骨此柳泌所以官韓愈所以貶也未幾金丹藥發燥渴病生為陳弘志所弒諱言暴崩既不能享長生之樂而身罹不測求仙媚佛下何益哉

李吉甫國元利國計簿

柳宗元

傳

鄧景純植樹

傳

西川節度劉闢反命高崇支將兵討之擒之京師○  
 鎮海節度李錡反張子良擒送京師○成德節度王  
 承宗不奉詔命吐突承璀討之并誘昭義節度盧從  
 史執送京師○彰義節度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既喪  
 自領軍務尋反縱兵侵掠李愬襲蔡州雪夜擒之檻  
 送京師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二  
 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裴瑄竭誠輔佐帝問為理之  
 要何先瑄對曰先正其心李藩位平章會河東節度  
 王諤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諤可兼宰相藩遽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失色口不  
 可宜別為奏奈何以筆塗詔藩曰事延矣出今日使  
 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溷人意  
 與卿談天下事固甚樂也○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  
 言天台多靈草拜台州刺史○迎佛骨至京師韓愈  
 切諫貶潮州刺史○白居易作樂府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拜翰林學士

白尤老香  
山居易

唐穆宗

在位四年  
號長慶

李翺素服流

涕

唐穆宗誅李直臣用李聽復韓愈免欠錢庶幾知要矣  
 但忍父之仇而徒以口體悅母可謂孝乎今日幸清華  
 明日畋驪山何遨遊無度也聽蕭俛良文昌無故起銷  
 兵之議致幽州成德相繼告亂朱克融史憲誠王庭湊  
 跋扈不恭當誅者赦之使雄藩目無天子裴度元臣宿  
 望既留守輔復罷僕射此何為者元稹李逢吉詎知天  
 下事由是再失河朔不能復取徒信方士餌金石藥以  
 至疾作何前車不鑒復蹈故轍哉

裴度有將相  
左才

牛李之怨愈深

李德裕宗閔各分朋黨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牛僧孺請誅之。將軍李聽有良馬，帝為太子時求之，不得。帝曰：「李聽不與朕馬，是以可任，遂用之。」復韓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語曰：「此尚欲燒佛骨，頭何可犯耶？」幽州軍亂，囚節度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詔為平盧節度。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田弘正，自稱留後，詔為成德節度。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憲，魏博將史憲誠殺節度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詔留裴度輔政，尋罷為右僕射。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稹長于詩，與白居易並名天下，傳諷流元和體，往往播之樂府。宮中呼為元才子。李資吉同平章事，結交玉守澄，勢傾朝野。帝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人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為節度，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必殺犯賊者，公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人竟誅舞文者。」

唐敬宗 在位二年 號寶曆

那落温御史

使 崔發擒曳中

唐敬宗甫立二年，酒酣遇弒，亦可悲矣。知裴度之賢，誣謗盈耳，不為動搖，用之為相。如諫幸東都，諫索勅使皆悅從之，復厚待韋處厚、李絳、李德裕，雖八關十六子附麗，用事不害諸賢之進。假令天永其年，未始不可望治也。奈遊幸無常，比昵羣小，西頭之勢重於南衙，夜獵擊毬，禍生滅燭，嗚呼！敬宗弒，絳王立，絳王殺，江王立，兩日之內，宦官凡三易主，而裴度身為上相，置若罔聞。賢者如此，况其他乎？

裴度失印

裴度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名而來其旨可見帝雖年少悉察其誣謗以為同平章事○帝欲幸東都度諫而止○朱克融執留勅使帝欲索之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帝從之未幾克融果被殺○李德裕獻丹辰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帝優眷之○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棲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時宦官放恣高元祐曰今西頭之勢重于南衙樞密之權過手宰相○帝最好擊毬夜獵還宮與宦者廿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弑帝于內宇遂矯稱帝旨立絳王悟玉守澄等弑之立江王溥是為宗文

張權輿諫幸

唐文宗 在位十四年 號太和開成

出宮人放鷹 大省冗食

唐文宗深知兩朝之弊恥為凡主杖殺陳弘志醜死王守澄天下快心劉蕡雖直言下第而戒宦官勿衣羅縠其志亦銳乃不商於忠賢之宋申錫而欲仗鄭注李訓以消積蠱知其必無成功也甘露之變用甲兵於殿城天子震驚千門流血公卿要領入於刑餘之手而帝卒受制家奴終其身徒有赧獻之比涕泣之悲不敢言及宦官以至仇士良等矯詔廢立為禍益烈其君道可知而周墀以堯舜諛之鄙矣

李德裕等遷樓

唐書

十五

魏



散罪言

元和以來宦官日橫帝親策制舉人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竟下策物論囂然曰劉蕡下策吾輩登科能無厚顏○鄭注李訓等謀誅宦官適有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等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士良驚走詣上告變金吾兵登殿縱殺宦官士良等命禁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與民佔取在中者數千餘人○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但飲酒求醉一日問周墀曰朕方前代何主墀曰堯舜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報獻耳夫報獻受制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不復視朝○士良等以太子立不由已矯詔廢之而立漣為皇太弟是為武宗○魏州軍亂殺節度史憲誠推何進治知留後詔以進治為魏博節度興元軍亂殺節度李絳盧龍將楊志誠逐節度李載義詔以志誠為留後○時宦豎擅權繕紳道喪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波激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權

柳公權石詩 臣風采

唐武宗

在位六年 號會昌

詔及臣上事 臣得乞留甲

唐武宗首名李德裕國之大本已定度越尋常萬萬矣夫肅代以降內莫甚於奄侍外莫大於藩臣自德裕相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不但駕馭藩臣亦且善制奄侍故士良去謂其黨曰天子不可合爾若讀書親近儒生則吾輩疎矣帝能力除浮屠盡髮天下僧未幾築望仙受法錄或為教授先生或為崇元學士闡佛信道仍歸異端金丹疾發猶信以為換骨竟成不諱豈非自貽伊戚耶

杜懷持大臣 體

武宗

李德裕陳出  
征三弊

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略帝任之言聽計從唐室幾  
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亮每計大事則  
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宜宗即位貶為崖州  
司戶參軍尋卒後見夢合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  
墓綯語其子滿滿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久又要綯  
懼因言于帝得以喪歸初為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  
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江南人爭往汲之水斗三  
十千奸人他汲以相欺昧德裕捕絕之因上言昔吳  
有聖水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令填塞以  
絕妄源詔從之時憲宗方迎數百歲人周旦元子浙  
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昭義節度劉從諫卒其子  
稹自為留後德裕言潞澤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請  
詔諸道討之後稹之謀至郭誦殺稹來降德裕言子  
帝曰劉稹拒命皆誼之謀今責稹以求賞不殺之無  
以懲惡帝命斬之德裕復面論三鎮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築望仙觀于禁中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  
先生道士劉元靜  
為崇元館學士

唐宣宗 在位十三年 年號大中

詔刺史毋得  
外徙

唐宣宗立為皇太叔夙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即位謹飭  
節儉惠愛民物書貞觀政要於屏焚香盥手以讀章奏  
對羣臣如賓客無情容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威懾優伶  
而刑羅祝明察沉斷用法無私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  
謂之小太宗然郭太后暴崩遷四玉出廟何為獨虧人  
本耶裴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  
直至餌藥疽發之後密以子之非次托孤宦寺亦何濟  
哉

裴休行名于  
唐書

唐書

十七

德

頗收近在禁

帝臨御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  
 可以閒語矣因問間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  
 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  
 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帝曰憲宗有志復  
 河湟今克成先志矣樂工羅程有寵殺人衆工求  
 免死帝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  
 法竟殺之祝漢貞寵冠諸優于碩政事流之天德  
 軍帝疑憲宗之崩郭太后預謀郭之暴崩或曰帝  
 弑之李景誕言穆宗乃陛下之兄敬宗文宗乃兄  
 之子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以是遷四毛出太廟帝  
 餌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密以第三子夔王滋燭  
 宦官王歸長等輔立之中尉王宗實殺歸長乃立懿  
 宗于延陵為建州刺史人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  
 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  
 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  
 遠刺杭州帝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周棋安能  
 理人綯曰詩人托此為高興耳  
 未必實然帝曰且令往試觀之

魏真植有祖

唐懿宗 在位十四年 號咸通

葉京識監帶 之亂

唐懿宗溺愛同昌嫁蔡無度猶其小者而任其大韋保  
 衡及路巖為相遂至中官擅權四方盜起軍逐其帥民  
 逐其王於斯時也天下殆哉麗勛造逆毒徧中原康承  
 訓李國昌共討平之最為有功反為牛頭黨所譖疑信  
 姦讒之輩疎忠直之人帝之釀禍譬揚火也復加薪焉  
 禍寧有止耶彗星三尺指以為瑞其患更甚迎佛骨曰  
 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即晏駕事佛求福乃更  
 得禍不益信哉

令狐綯號白 衣宰相

幸安國寺設  
萬人齋

帝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以為嫁資賜第窓戶皆飾雜寶并欄藥白亦以金銀為之公主卒帝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宗族三百餘人下獄物議沸然韋保衡路巖二人勢傾天下人謂之牛頭黨○路巖罷相出鎮西川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巖白京兆尹薛能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慚○斯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徐州軍亂逐其節度溫璋光州民亂逐其刺史李翊翁○桂林戍卒雁助作亂眾至十萬康承訓率邪赤心共討平之賜赤心姓名李國昌○彗星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舍譽瑞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帝從之○迎佛骨至京羣臣言憲宗迎佛骨骨昇駕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上降樓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壘宦官德之陞宣欲觀察使時人謂不勅使墓瓦○陝州觀察崔龜以器韻白於不親政事民訴旱龍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可旱之有杖之民怨逐龜走湯求欲民以弱飲之

唐僖宗在位十五年號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心韋保衡茹

南牙批司互  
相矛盾

兩市戲迎劉  
瞻

唐僖宗專事嬉遊自誇擊毬狀元戮忠拒諫盜起民愁黃巢破長安車駕遷巴蜀賴李克用鷓軍神武滅巢回鑾倘加以上將委之重任事尚可圖也奈何有復唐之大功朱全忠輒欲殺之赴訖朝廷兩無予奪致克用之怨不伸全忠之惡益肆帝復倚任北司至呼田令孜為阿父縱其驕橫克用引兵問罪劫駕再奔秦鳳寶雞播遷無地天下莫不痛心嗟乎合孜雖流復恭又出全忠更裁唐亾可立埃矣

帝巢伯元全  
統凡五年

李克用獨瑕  
龍

秦末權僭稱  
帝

帝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第須為狀元  
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  
口忠諫謂侯昌業孟昭圖常清等口黃巢善騎射在  
俠屢舉進士不第與王仙芝同作亂仙芝敗巢自稱  
衝天大將軍入據長安帝走興元巢僭稱大濟皇帝  
李克用引兵奮擊大破之收復長安巢眾殆盡其甥  
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口克用兵皆衣黑賊憚  
之曰鷓鴣單至矣當避其鋒口巢將朱溫見巢兵勢日  
感知其必亡遂以華州降賜名全忠口克用至汴州  
全忠襲之克用走還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他  
日必為國患乞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部兵討之童  
果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  
大體克用終不能平口宦者田令孜驕橫克用表請  
誅之詔和解焉克用不服引兵逼京師令孜夜奉帝  
出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  
引兵劫帝如寶難至興元自為西川監軍知不為天  
下所容乃韓陽復恭為中尉及克用追  
逼來興元令孜官爵流瑞州帝還長安

唐昭宗 在位十五年 號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遷都洛陽

唐昭宗當積亂之時天子徒存其名克用力臣二難再  
存唐室使信任不疑則太原之勢常重而三鎮諸奄猶  
未敢肆害也孰意始有圍十六宅之變韓建藩臣也而  
諸王盡殺矣繼有幽帝少陽院之變劉季述奄奴也而  
畫地數罪矣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而韓全誨又劫帝  
西幸乘輿復返而全忠又劫帝東遷帝泣謂侍臣曰紇  
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  
何所之數語也聞者悲之

鄭祭敬後詳

唐書

二十

魏

李克用夾板  
鏢孫揆

靖難節度王行瑜鳳翔節度李茂貞同華節度韓建  
各稱兵犯闕帝奔石門。韓建與劉季述矯制發兵  
圍十六宅諸王披髮并屋呼曰宅家救見建盡殺之  
帝與崔胤密謀欲盡誅宦官季述乃引兵入以所  
持卸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  
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遂囚之少陽院鎖門  
銅之矯詔立太子裕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等帝復  
位時全忠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表請  
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中尉韓全誨等引兵劫帝如鳳  
翔全忠進攻鳳翔茂貞出戰累敗帝及從官皆凍餒  
于是茂貞殺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帝以爲  
解是時全忠迎帝自爲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謂其  
忠未幾復殺崔胤逼帝東徙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  
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今不復爲汝手也見何處皇后  
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時從遷洛陽舊儲小  
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輩二百餘人行至  
穀水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  
代之自是帝左右皆梁人全忠遂行弒焉

晉官稱帝

唐哀帝 在位三年  
仍號天祐

柳璨不四年  
爲相

唐哀帝踐祚止以舊號紀年舉朝狗苟無有敢言之者  
致全忠恣行無忌將德王九人悉縊殺之投丸曲池中  
復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使爲濁流殺人如草芥視君如  
孤豚欲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胡可得哉全忠初弒昭  
宗佯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濟  
陰之弒何竟安然爲之全忠之罪上通於天矣而楊涉  
身爲宰相亟持璽綬詣大梁以視殿下之孫供奉能不  
愧死耶

李振賜景

負國賊柳繁

虞深進京  
汚者惟可  
圖

德王九人皆昭宗之子。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謂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遂殺裴樞等于白馬驛。○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禪代之後，子母生全。○帝下詔禪位于梁，遣楊涉等奉玉冊傳國。聖詣大梁，涉于凝式言乎涉曰：「大人為唐宰相，國家至此，不為無過，况手持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于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累日。○初昭宗有疾，善拜跪，號孫供，奉全忠篡位，令朝賀。朕望見全忠，即號咷不拜，全忠惡而殺之。○司空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素非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嗣，辱居士昭宗屢徵不起，柳繁以詔徵之，圖請蜀作為哀野墜笏失儀，于是下詔還，由有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為人所作碑得額數于西圖置之虞鄉，恣市人取一，而盡時寇盜，豈起獨不入王官谷唐圖不食而卒。

附唐藩鎮

天雄軍入相  
在大魯府統  
七州貝博魏

天雄

田承嗣廣德二年為節度使卒，姪忱嗣弟肅殺之，自立。卒于季安嗣卒，子懷諫幼，眾推田弘止入朝。

成德軍今北  
直真定府統  
六州恒定易

成德

李寶臣寶應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惟岳嗣，子武俊推何進滔卒，子弘敬嗣，卒于全暉嗣，眾逐之，推韓元中卒，子簡嗣，樂彥禎殺之，自立，眾逐之，推羅弘信卒，子紹威嗣，梁開平四年滅。

盧龍軍今北  
直順天府統  
九州幽薊營

盧龍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承宗嗣，卒于承元嗣，弟紹懿嗣，卒于景崇嗣，卒于紹鼎嗣，為眾所殺。

平盧軍今山  
東青州府統  
十二州淄青

平盧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承宗嗣，卒于承元嗣，弟紹懿嗣，卒于景崇嗣，卒于紹鼎嗣，為眾所殺。

平涼軍今  
西平州府統

平涼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承宗嗣，卒于承元嗣，弟紹懿嗣，卒于景崇嗣，卒于紹鼎嗣，為眾所殺。

平定軍今  
西平州府統

平定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承宗嗣，卒于承元嗣，弟紹懿嗣，卒于景崇嗣，卒于紹鼎嗣，為眾所殺。

平定軍今  
西平州府統

平定

李懷仙廣德元年為節度使，卒于承宗嗣，卒于承元嗣，弟紹懿嗣，卒于景崇嗣，卒于紹鼎嗣，為眾所殺。

密曹漢充朝

橫海軍今北

直河開府統

四州滄景德

棣

宜武軍今河

南歸德府統

四州汴宋毫

類

彰義軍今河

南汝寧府統

三州申光蔡

昭義軍今山

西路安府統

五州鄆和滑

洛磁

代之再

傳滅

平盧

李懷玉承泰元年逐其節度侯希逸而代之賜名正己卒子納嗣卒弟師古嗣卒弟師道嗣為其部

將劉悟

橫海

程日華與元元年為節度使卒子懷直嗣眾逐之立其從兄懷信卒子權嗣入朝李全略復反卒子

同捷嗣拒

宜武

劉元佐建中二年為節度使卒子士寧嗣李萬榮逐之自立卒子迺嗣為鄧惟恭所執

彰義

吳少誠貞元二年殺其子自立卒子元濟嗣為李愬所擒弟少陽殺其子自立卒子元濟嗣為李愬所擒

昭義

劉悟元和十四年為節度使卒子從諫嗣卒弟之子禎嗣為其謀主郭誼所殺

以上八鎮自安史之後叛以襲叛大曆貞元間其害微劇迄于唐亡不為王土

唐書

禮樂

明皇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子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羯鼓本戎羯之樂其聲雋殺特異開元廿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明年安祿山反諸州皆陷吐蕃

選舉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大抵眾科之日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唐書

世

道



兵制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為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耕于野而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天寶以後廣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柎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于是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募糗糧並廢矣時府人日番上宿衛者以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縑緋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打鐵諸戲及安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於是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據粟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于天下此方鎮所以不得不強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此唐兵三變之大

五行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一裙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一色口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鸞面韋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鳥獸狀至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絳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角皆備瞭視者方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効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皆服妖也

食貨

唐制度因以步其濶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各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瘠人有死徙者信半買賣各有限制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 稅歛之數凡授田者丁歲  
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于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  
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四麻三筋非蠶鄉則輸銀十  
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  
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日自外戚及于學生  
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日自外戚及于學生  
俊士義夫節婦皆免課役水旱霜蝗所免租庸調各有  
差此高祖太宗致民殷富之大畧也 自開元後天下  
戶籍久不更造丁已轉死田畝變易貧富升降不實而  
國家後費無節且盜起兵興須財益急租庸調法弊矣  
于是代宗時始計畝定稅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  
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  
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商賈稅二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敢加斂者以枉  
法論議者謂祖宗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  
法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等叛于是用益不給而借商  
之令出

刑法

唐之刑書在四曰律令格式令者準卑貴賤之等數國  
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  
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其有所違及人  
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  
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  
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斷獄九曰詐僞十  
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曰笞杖  
徒流死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 高祖太宗除隋虐  
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  
之盛考其推心惻物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青沈  
邦家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勵精為政二十年刑獄減省  
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  
有為而不至者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人至規規無  
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凡所  
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輕或重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  
世矣

藝文

夫王述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

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策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著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揀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元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命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凡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于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軼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仍遣使括訪江淮間文宗時復以待講鄭覃言詔秘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迨黃巢之亂存者復勘至昭宗播遷蕩然無遺矣甲部經類十一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

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  
職官八曰雜傳記九曰儀注十曰刑法十一曰日錄十二曰譜牒十三曰地理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  
兩部子類十七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縱橫家七曰雜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十曰天文十一曰曆算十二曰兵書十三曰五行十四曰雜藝術十五曰類書十六曰明堂經脈十七曰醫術凡著錄六百九家不著錄五百七錄八百十八家不著錄四百八家

高祖實后

后父毅在周爲上在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誠烈女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及隋高祖受禪后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父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王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回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

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焉

河間王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狗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俘其眾諸將請坑之孝恭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所至輒下奉命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栢水忽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祏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隱太子建威

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官以爾丞護故成爾美今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吾欲令爾還洛陽自陝以東悉王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泣辭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王還洛必反宜勿遣事遂寢求幾王斃建威蓋建威自爾之云

刺王有大功而太子建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心害亂

欲分圖之乃構子太子曰秦王功德日盛為上所愛殿下雖太子位不安請為殺之太子初未恐元吉數諷許之時榮九思為王詎室作詩刺之有用青飾成慶王帛禮專諸之句而元吉弗悟也事果敗

霍王元軌

元軌好讀書善射尤有識略嘗以計走突厥于定州太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于前伐執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聞不能過王當與處上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元平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祖起義王居長安紹謂曰尊公有大舉我欲往恐不能借奈何王曰君行矣我自為計紹既發王乃散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應帝于

唐書

這盡平諸劇賊略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鎮關中等會  
秦王十渭北已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時號娘子  
軍武德六年主薨薶詔加鼓吹太常議婦人墓古無鼓  
吹帝曰鼓吹重器也主身執金鼓參佐命古有是耶率  
用之

屈突通

通故以清節著秦王西人通率兵援長安為劉文静所  
破或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主安可逆難獨有  
以死報國耳居恒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  
刀其誦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情為之感勅  
通既勢感高祖遣其家僮召通通立斬之其子壽復為  
文靜將寶琮所獲琮縱壽往論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  
父子今讐也命左右射之京師已陷人無固志通知不  
免乃下馬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敢負陛下  
遂被擒已見帝帝曰忠臣也厚遇之通仕隋勳正犯  
法者雖至親無所同縱通弟益為長安令亦嚴執時人  
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艾不逢  
屈突通

劉文静

文静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官監裴寂善寂  
伎見邏堞傳烽叱曰天下方亂吾將安合文静笑曰如  
君言是豪英所資也高祖鎮大原文靜知其有大志深  
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  
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俄坐李密姻黨繫獄秦王顧他  
無可與計大事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亟  
非湯武高光不能定奈何王曰安知無人今過此非兒  
女子姁姁相憂直欲與君共大計耳遂相與定謀文  
靜進策秦王曰今上南幸江都兵填河洛盜賊蜂結大  
連州縣小阻山澤動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  
天會機奮懣大呼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  
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眾可立致加公府兵  
數萬第下一合誰不願從鼓行八關以震天下王業成  
矣王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文靜更因裴寂以交于  
唐公寂以宮人私劫公皆文靜謀也唐公踐天子位  
擢文靜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  
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各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

王道所謂太陽節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隱公其無嫌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位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刃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安失愛告其兄上憂遂下吏記帝用裴寂言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秦瓊

瓊字叔寶以字行始為隋將來護兒帳下卒叔寶母喪護兒弔之吏性日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獨可叔寶到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已歸王世充為龍驤將軍與程巖金計日世充多許非撥亂主也于是同降高祖嘗賜瓊金瓶勞曰卿不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所于女王帛乎從征世充建德黑闥累戰必克進上柱國每臨敵敵有驍將銳士震懼出入以誇眾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之萬眾中靡不如志程巖金即程知節

李靖

李靖字药师雍州三原人少時嘗謂所親曰大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談兵輒嘆曰可語孫吳者斯人也楊素見而奇之自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牛弘亦以為王佐才高祖擊突厥時為馬邑丞察其有非常志輒自因上急變傳送江都已高祖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謹士乎秦王力為請乃得釋大用之

李勣

勣善用兵能料敵應變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而持法嚴故人用命餘敵選將必其奇龐福艾者或問故荅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病將革召弟弼謂曰我即死欲有言吾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尺亦望詒後悉為不肖子取之我子孫合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勵言行交非類者急鞠殺以聞毋介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未幾子敬業起義夷族

李綱

李綱字伯玉燕京人高祖官之散騎綱諫曰周家均王樂

唐書

世

趙

層不得預土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裡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俗人褻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開府此有國之鑒戒陛下新造王業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莽而允令舞胡鳴王叟組位五品趨舟地恐非貽厥孫謀之道帝不納

傳奕

武德初奕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城之教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斯嚇庸愚于是有身陷大惡而猶于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倖免者今天下僧尼十萬階不若以十萬之衆合相夫婦十年孽產十年教訓兵農兩是其利寧有既乎帝下其疏議時蕭瑀進曰佛聖人也奕非聖非法請誅之奕曰佛迹父出家瑀非出空桑乃尊其教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恒合堂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是奕議奕卒時年八十五方其病也未嘗問醫一日酣寢忽蹶然悟曰吾死矣夫即自為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歐陽詢

高祖時詢為給事中貌寢而工書初衍王羲之法後乃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追使求書帝笑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棗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輒返如此者十數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癖嗜如此詢子通書亞干父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倘通現自矜重狸毛為筆覆以瓦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輕書

許胤宗

胤宗者精醫術仕陳為新蔡王參軍王何病風不能言醫告術窮矣胤宗至曰餌連不可進請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導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人或勸其著書荅曰醫狩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効速今人不善脈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即一藥偶中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脈妙不可傳虛著方劑無益

崔信明

信明生于五月五日方中長而強記博聞嘗自矜其  
文過李百藥議者弗詐時有鄭世翼者亦驚侂恍輕忤  
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  
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  
輒投諸水引舟去

尉遲敬德

敬德名恭以字行初從劉武周武周敗同尋相歸國已  
尋相叛諸將併疑敬德請殺之秦王曰不然敬德若叛  
豈在尋相後耶為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  
足介曾臆我終不以浮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如必去  
者以此為資是日王與王世充戰幾為賊將單雄信所  
窘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王出王顧曰公何  
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  
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也又能奪取賊將還刺之齊王  
元吉使去刃與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王卒不  
能中帝嘗同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  
王戲少遜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王珪

珪事太宗多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盧立上  
媛姬也帝指姬謂曰盧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  
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朕已明  
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陛下知盧江之亡而姬仍  
在側竊謂陛下以為是耳帝自失珪微時與房杜善  
時母李頗有人倫鑒嘗謂珪曰見必貴然不知所與遊  
者修人試與偕來會房元齡等適過其家李闕之大驚  
勅具酒食權盡日喜曰二客公輔器汝豈不疑

薛收

收與族兄德音從兄子元敬才名相將世傳河東三鳳  
收為長雅德音為鸞鸞元敬年最少為鸞鸞是時收與  
房杜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中款曲  
如晦每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蓋收與  
元敬俱為參軍直記室故稱小記室

馬周

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竅繁帝每曰吾頃不見周即  
思之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



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鳧肩火色  
勝上必速恐不能久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宵  
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帝每詔上藥  
規護且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悉取平日奏稿焚之  
曰管晏暴君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既卒帝思之甚至  
假方上術求見其儀容

劉洎

太宗嘗好持論與公卿言事必佳復詰難洎諫曰帝王  
臣庶聖哲凡庸等級遼絕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陛下即  
降慈旨假柔顏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辨  
飾詞援古而迓其議哉且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帝手詔答曰非慮無  
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  
神心氣不為勞也

閻立本

立本故善書太宗嘗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池上悅  
之詔侍臣賦詩而召立本侔其狀時問外傳呼書師問  
立本立本至俯伏池頭研吮并粉望者時至書長而  
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四見名  
與所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終不能罷  
也巳入為有相會姜恪以戰功擢左相一時遂有左相  
宜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虞世南

世南虞荔子與兒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積十年精思  
不懈至累旬不櫛沐文章婉縟雅慕僕射徐陵世基交  
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但名重當世議者方之二陸先在  
場帝時世基依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  
南躬貧約不改其初世南嘗學書于浮圖智永精其法  
遂為世寶云

長孫無忌

貞觀中帝嘗從容謂無忌曰人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  
失朕當先評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  
所乏者骨鯁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  
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  
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于心劉  
洎堅正不輕然諾能自補闕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在

唐書

卷三

列傳

足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  
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于古人罕得  
其匹然總兵攻戰非所長也諸臣皆頓首謝

呂才

頁觀初上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  
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撥其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  
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其祿命篇曰世有同建  
與祿而貴賤殊其命若脰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  
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相公六年七月  
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  
亡濠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皆驛馬身尅驛馬二刑  
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庭弱姓陋而詩言  
莊公曰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  
命一胸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  
十八年始皇帝生于正月故各政是歲王寅正月命借  
判于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  
虎法筆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  
達藉注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一不念漢武帝以九  
酉歲七月七日平日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  
乃隔四辰沙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未年戶  
口減絕三不驗後魏孝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  
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  
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禪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  
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  
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  
又生祖祿下法當嫡孫財若祿其孫劬濟皆篡逆五不  
驗其墓篇曰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後代  
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防禁以  
售其術附妄憑妖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土  
庶人逾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為赴弔遠近之期  
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  
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  
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  
自未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  
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今法葬家多取乾艮

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垂按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  
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早晚  
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墓簡公于是司墓大夫室當愜  
路若壞其室即平且而珊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珊子產  
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日中而珊恐久勞諸侯大夫來  
會墓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  
已此墓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  
父母而法曰官爵富貴墓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  
墓可招也夫臧孫有後于魯不聞墓得吉若敖絕嗣于  
荆不聞墓得凶此墓有後于魯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  
姓為之古之墓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墓在九原漢家  
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  
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墓用五姓不  
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秦而後否者子文為  
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于士師彼家墓已定而不改  
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專關諸人而不由于  
墓六也世之人為墓巫所欺妄期徼幸于是相登隴希  
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飲然而受其福同焉  
不得隨墳古服避送其親謂敬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谷邪律

律淹識羣書褚遂良重之稱為九經庫嘗從太宗出畋  
遇雨沾漬帝問曰雨衣若為可無漏律對曰以瓦為之  
當不漏帝嘉其直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讖言唐中弱女武代王  
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人在宮中矣又四十年而  
土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  
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及于無辜且  
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  
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用其  
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于占候若有鬼神相之非學可  
致人莫能測也

裴行儉

行儉有人倫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  
皆掌徐衡時王勃楊炯盧照鄰賈玉才名甚籍或引  
示行儉儉曰上先器識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

唐書

三

四

爵祿者烟稍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死已一一驗

薛仁貴

仁貴起自耕農將收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  
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蓋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  
葬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自是每戰輒捷位  
至領軍大總管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  
突厥入寇召還擊突厥師至象州虜問曰唐將謂誰曰  
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何給我仁貴為  
脫稍黎見之虜相顧驚下馬羅拜尋解遁去仁貴每  
戰必自袍以自標一日與宴內殿帝謂曰古善射有穿  
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時九姓  
衆十餘萬寇邊先遣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  
于是虜氣懾悉降潰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  
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是遂衰

貞半千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眾未對半千進曰古  
以星宿孤虛為天陳山川向背為地陳編伍補縫為人  
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山而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陳也

是食約費且戰且耕古地利地陳也舉三軍士如子有  
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陳也帝曰善半千于歷事五君清自  
一節以山水自放遊堯出樂之遂還居焉卒年九十四

官昭容

昭容名婉兒性韶警善文翰中宗暱之羣臣章奏無不  
與聞與武三思通故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嘗數引  
名儒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帝后及長寧主安樂主作大  
都昭容代也又為差第羣臣所作已乃營外室與崔湜  
亂引湜知政事而穢夫求劇職者爭候門下矣臨淄王  
入斬之闕下

蘇瓌

瓌類父子相繼為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出李喬蘇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李又對掌書命  
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略等故又  
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副  
本署臣某揆朕當留中自後遂為故事

張易之

易之昌宗兄弟也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傳朱粉衣統

唐書

世

包

綺出入禁中寵震天下朝貴爭造其門引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后每宴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僇博爭道為笑樂淫盡顯行無復羞畏時諂附者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因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為媚

狄仁傑

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大子問宰相莫敢封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一呼輒五萬大較可知矣今欲及于人而盧陵王代之不可后怒罷久之名謝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無子天其傲陛下乎夫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盧陵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姪寧耐姑于廟乎后乃感悟即日迎歸盧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召見仁傑語盧陵事仁傑至泣下后乃使王出口還爾太子

安金載

睿宗為皇嗣時有証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伏太常工安金載獨大呼曰公不信吾

詩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遂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納腸視桑杜絨之閱夕容不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賴爾忠以免當是武后上咸高其誼神龍初金藏墓母親管石墳晝夜弗息墓則甘果忽悞李亦冬花犬鹿相擾本道使近壤真上其事明皇以引史官

武攸緒

攸緒則无后之兄子好易莊子書少變姓名賣下長安市得錢輒委去自后擅制前後累封王傾固辭后疑其詐許之以規其所為攸緒結廬歲下如素逝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陽金銀鐳鬲及王公所遣鹿裘素障至塵積卒不御市出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青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嘗以重書迎之將至赦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始見日出岐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人舍人贊就位攸緒竟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為之嘆息俄而諸武禍及攸緒獨超然

武平一

平一以博學聞仕兼修文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氏  
春火者候官族他日學士大集請與平一言經崔曰魯  
三百數七穆奈何平一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  
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  
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亾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  
宰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還  
問曰齊桓楚莊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  
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崔謝曰吾不知  
君能知乎平一條其始未具悉崔乃曰吾請北面一坐  
大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作指瑕  
以搃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尋以事斥廢客徇南道出  
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某作閣  
序將以誇客因卽席出紙筆偏詩客莫敢承至勃兀然  
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何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  
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寵罷勃屬文初不情思  
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乃寤援筆立成不覺

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為四傑炯嘗  
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為然勃以省父渡  
海溺悸而卒時年二十九

駱賓王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  
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文出  
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杯之上未乾六尺之狐安  
在矍然曰誰為此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鄰可以全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  
于盧而不減上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  
徐堅論遊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  
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嶺孤峰壁立萬仞濃雲  
鬱興震雷勃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駭矣閭朝隱如  
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類之風雅堅問  
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

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濃華可愛而之風骨張九齡如  
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尊雖瀾  
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袁天綱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  
元慶元爽日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  
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  
日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為女當作天子高士廉嘗問  
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  
山令卒子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  
之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  
生三子師音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  
氣皆墨不可濟俄有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  
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其師德也

索元禮

元禮性殘虐武后将除異已者元禮揣知旨即上書告  
急變因為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槩囚或至腦裂死  
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籠翅或仿囚梁上鎚石于頭訊  
一囚必至死至數百自是來後因周興逐起後坐受  
賊下吏吏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乃服死獄中

來俊臣

俊臣與朱南山輩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鞠因必  
注醢于鼻掘地為牢寢以匭溺又作大枷十各為號一  
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瞻六實  
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為諸  
武所構詔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挾其目拋其肝醢其肉  
須臾立盡仍以馬踐其骨無孑餘

周興

興俊臣黨也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鞠狀興時未知  
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  
內之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  
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請  
積表未幾為怨家所殺

郭弘霸

弘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  
其髓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四其御史按刺史李

思徵極慘毒思徵死為厲竟自拔刀剖腹死是時大旱  
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佳事否  
郎中張元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楊貴妃

妃字太真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官中無當意者或言  
妃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為壽王嬖而自內妃妃解  
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妃嗜生荔枝帝  
為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變也妃嘗以譴還兄  
誅第是日比中仄帝尚不食怒咎左右高力士欲驗帝  
意乃白以供帳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喜賜力士御膳  
力士知旨是夕即請名還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  
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帝帝意動詔中人張韜光輟御  
食賜妃妃因韜光謝曰妾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土賜  
也今日死無以報即引刀斷髮一縷奏之曰以此留訣  
帝見駭惋立召還遇之如初馬嵬之厄以紫茵裹尸瘞  
道側其後帝密令中使治瘞具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  
以獻帝為悽感流涕命工貌妃于別殿朝夕往必歔歔

宋璟

大逆詔誅之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  
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  
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服天下帝愈怒璟曰必  
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  
陶瓦築堵列邸肆粵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種種  
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  
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為濫詞世競諂臣正  
欲澄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卒張嘉貞入相閱  
掌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嘆息失聲也

張九齡

九齡侍明皇為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珪  
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賜實封又  
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有一門闕哉九齡  
頓首曰仙客起胥吏自不知書韓信惟陰一壯夫猶羞  
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納九齡既為林  
甫所厄心危之適帝賜白羽扇乃獻賦以識意其未云

唐書

廿九

卷



有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風之雲落終  
心恩于篋中帝雖優詔答之卒罷故事公卿皆撰笏于  
帝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  
如初安祿山自范陽倫校入奏九齡一見即謂裴光  
廷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署其  
於曰軍法若行祿山不容免死帝曲赦之九齡曰祿山  
有逆相留之恐為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  
恐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為泣下乃遣祭部州當是時天  
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張嘉貞

朱璟罷相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詣中書侍郎韋瓘  
曰朕嘗記一人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其風操  
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為我想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  
朔方節度使帝即作詔以為相夜且半適閱大臣表疏  
舉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即擢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子  
遊賞德宗朝以西川節度使人相延賞子弘靖亦入相  
時號三相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明皇時堅以聚斂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滙渭道凡  
望渭為堰絕灞澮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澮水  
蒲苑左有望春樓堅于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為升樓詔  
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篙  
工柁師皆大笠後袖芋履為吳楚服每舟著某郡即以  
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  
羅綾絳紗南海瑊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則力工篋飲  
器茗鑑益宣城則空青石綠始安則萸葛蚶膽翠羽吳  
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蓬檣  
挾檣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  
運

顏杲卿

杲卿守常山史思明攻之杲卿晝夜戰糧矢竭六日城  
陷遂被執賊脅降不應乃取其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  
降活若子杲卿仍不應遂殺季明送杲卿于祿山祿山  
怒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竊荷恩寵天子  
何負汝而反吾世為唐臣恨不碎汝以謝上乃從爾反  
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樞節解之杲卿罵不絕賊鈞

斷其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死時同被執者為袁履謙死時亦先斷手足謙咀血噴賊面賊嚮之臬卿既被害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奏者得其髮持謁帝為陽祭奏後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忽動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明皇朝獻賦三篇帝奇之拜曹參軍因數上言高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羸屣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頗見親待而甫褊躁誕傲嘗醉登武林睨視曰嚴挺之乃有此見武銜幾殺之左右白其毋奔救得免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人隱岷嶺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為謫仙人言為調羹百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帶一白生

香亭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名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類而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每宴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忿譏之貴如白知不為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入人縱飲號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官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晚為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至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入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遜顏真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王維

唐書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緝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  
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緝別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回  
各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回思入神至  
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兄弟皆佞佛別墅在輞川地有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  
節柳浪軒茱萸泝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  
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墓其西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  
也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復見恒山中明皇時再以  
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秋不傳  
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  
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天師夜光者善視鬼  
帝命璞推果生死槽然無端更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  
不見果所在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  
一日忽謂人曰諺言娶妻得公至平地生公府是大可  
畏人惟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  
生果笑不奉語辭還山

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窮廬野獸皆驚及長技  
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即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  
向臣求食既蒙寵在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適之故  
問曰皇太子何官帝曰我百歲後當付以位謝曰臣愚  
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死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  
子拜必先如帝恠之曰蕃人先母後父其權譎多類此  
晚益肥腹綬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每乘驛入  
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盡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  
舞帝前又捷疾如飛也帝為起第京師戒必極後麗曰  
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瑣卒亂天下 祿山既為御史  
大大勢遂與李林甫埒然心畏林甫每見未嘗不磬折  
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剗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  
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  
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  
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吾且死優  
人李龜年每為帝學之帝輒大笑已見殺于子慶緒  
慶緒之為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

陽約為兄弟請之出歎血盟而陰令軍中環甲以待慶  
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大王以  
上皇故暴師遠來臣罪惟大王圖之思明惠曰兵利  
不利何足論若為入子而殺父求位更何辭吾乃為太  
主皇計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既來矣宜賜死  
百縊殺慶緒

張鎬

鎬有人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居恒嗜酒鼓  
琴自娛人或邀之即杖策往醉即返語不及世務天寶  
未賊圍睢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涇州刺史閻丘曉  
趣收曉逗留不前比至淮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潮鏡起  
布衣纓二朶而至宰相蓋望實致之云

張巡

祿山反楊萬石以譙郡降逼巡使西迎賊巡率史士哭  
于元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賊圍雍丘合令狐賊舉城  
附賊巡乘間復城屠潮妻子磔之城上潮忿甚合眾四  
萬薄城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入曰曰  
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

矣巡陽謂明日為設天子四像于堂上率軍士朝八人  
泣下巡乃引大將至責以大義盡斬之士心益感奮師  
賊圍睢陽巡與許遠食兵固守經數十戰皆以寡敵眾  
無不一當于圍既久以中食盡巡乃出愛妾謂諸將曰  
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臍以啖眾寧  
惜一妾不以充士餒乎乃殺妾為大饗坐者皆泣不下  
咽巡強令食之時許遠亦殺其奴以哺卒至羅雀掘風  
煮弓膠而士莫有叛者南霽雲還自賀蘭所賊知援  
絕攻益急巡士皆病不能戰巡乃向西拜曰臣力竭矣  
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賊  
將尹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鬚齒皆  
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快其日  
齒僅存三四尋遇害一巡既死太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胡孽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所入自遠分巡及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臍慘毒備盡而  
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固有可恨者賊曰  
公恨我乎答曰賊何足恨恨遠心不可得耳我死若有  
知當不赦遠地下然則國威挫衄使巡功業墮敗皆遠

也臣于遠不共載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事下尚書  
議文寢之後韓愈著論為遠辨誣議乃定

南霽雲

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雖傷始被圍巡築壇莫死士數  
吾莫敢應我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巡卽泣下是  
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往請師進明頗無出師  
意愛霽雲反欲啗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  
粒食已彌月吾何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也請置指以  
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為出涕霽  
雲既出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曰吾破賊招霽雲降雲未應  
矢所以志也已城陷與廷但被執賊招霽雲降雲未應  
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  
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子十六人同遇害時有  
雷萬春者亦巡偏將也賊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  
伏弩發面著六矢萬春不動潮疑木刻人已謀得其實  
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節制欠

張志和

肅宗朝志和待詔翰林遭親喪遂不復仕浪跡江湖自  
稱煙波釣徒所居室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麋樓  
層喜垂釣不設餌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  
居曰元真菴曰回軒門阻流水少游為之梁號大夫橋  
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名其夫曰漁童妻曰  
湄青陸羽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有何往來謁顏真卿于湖  
州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荅曰願為浮家泛宅不必  
更也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嘗撰漁歌舐筆輒成憲  
宗求其歌不可得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性夷曠與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言季真  
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自證聖初歷元肅二朝積  
官祕書監而晚節傲嬉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  
詞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恣即不復拒紙纔數  
十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知章夢遊帝所數日寤乃請  
為道士詔許之拾宅為于秋觀創居之又求周宮湖數  
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曲既行帝賜詩皇太  
子百官為之餞送

羽字漸鴻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携歸畜之者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周為儀固以為各數其師合執糞除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學書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草充蠶嘯狀師向之合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情若遺過日不作王者鞭之因為三天寶中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上元初隱蕪土自稱桑苧翁問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劫哭而返時諠為妻與也

郭子儀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六中通永若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無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為大問其不各也授中書命歷二十四者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書識且不問安俱領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顯重而子儀願指進退之若節曲然莫附六十餘人皆為將相

李泌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部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奇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為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誅誅分也使人子廢他日陛下悔曰吾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誅我亦殺泌子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即噫鳴滄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沈既濟

既濟有良史才官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為武后李紀既濟議請省之台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諍崩葬日月才藝智略皆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

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初為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俗獻人

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辨之郡人呼為御史兩已為平  
原大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繕障儲廩  
料材而曰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疑祿山果自  
為書生不疑也及反河南盡陷平原獨全疾使察耳李  
平馳奏明皇始聞亂嘆曰河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安祿  
山既破東都殺李愷盧奕蔣清而傳其首河北以徇諸  
郡真卿恐動眾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贖即斬  
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績體歛而祭之後官刑部  
尚書以直不容于盧杞未幾李希烈反杞建議遣真卿  
往論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為感動真卿正色立朝為當  
世重人不敢以姓名稱竝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道古  
世傳寶之

盧坦

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諭曰某臣室子與惡  
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儿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  
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  
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也黃裳驚異其語坦後累官

盧綸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召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孚  
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季端皆以能  
詩號大曆十才子

憲宗郭后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暇遊角武藝五坊小兒得  
出入禁中一目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  
后曰審覽練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拼  
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  
還索閱諫章自是改幸者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  
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  
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于四百員歲自供億鉅萬平劉  
闢平李鉅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  
不可從徙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牀而能制宰  
相禍福者竟撤新之前卒之一歲煖惑庵太微上相吉

唐書

四六

范

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尋卒

李光顏

韓弘素驕蹇挾蔡賊以自重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蟻  
之乃飾名姝教之歌樂六博于以遺光顏使致辭曰以  
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乃約日日置  
酒大會諸將校引使者以侍姝入秀曼都雅一軍驚豔  
光顏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為公憂誠知公念重然戰土  
以宋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為我謝公朝廷于光顏  
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嗚咽泣下厚賂使  
者而還之未幾破賊五溝李愬自是得乘虛入

李愬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尙餘二萬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  
事帳內如厨廩廝役之類皆悉用其嘗而身振旅難得  
以俟裴度度既至愬以橐鞬見踣將避之愬曰此友廢  
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養  
人為之聳動始晟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肆而愬平蔡  
亦如之功名之奇為近世所未有愬性儉樸絕不事華  
後所居惟爰時故院而愬弟頴頗盛復元或載之

勸之也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帷布牆壁間皆滿愬  
李晟子晟十五子愬最著

韓愈

愈既貶潮初至間民疾苦具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  
且盡民是以窮愈乃自往視為具羊豕各一投溪水而  
祝以文略曰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食民畜  
產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雉長刺史雖  
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以為吏民羞且承天子  
命來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鱷魚之大蟹鰕之細無不容歸鱷  
魚朝候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幸醜類悉南  
徙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  
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  
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  
矣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皆  
可殺刺史則選有才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

唐書

四七

地



必盡殺乃止其毋悔視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民無鱷魚患

李賀

賀字長吉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為詩未始先立題如他人率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輒怒曰兒會須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為作諱辨卒不出

韋處厚

敬宗荒暗月視朝裁三四處厚每人見即自陳有異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許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于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襁褓臣何敢避死云之誅帝頗感悟上庭奏之亂帝每莫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為致慨于頗牧也帝默然

柳渾

渾字夷曠舉天寶初進士立朝抗直能盡言韋處厚與之相會渾流是日帝謂大臣和戎之便馬燧賀曰今日盟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詔三王無盟詔盟詔季末事也况以季末事行于夷狄乎今日事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夷情不測誠如渾語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為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且以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性放逸舉進士一不中輒浪遊蘇湖間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請刺史聞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早多所論撰不乘馬喜御舟楫每設蓬蕭賚束書茶甯筆林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去其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取石為重時號鬱林石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剄襄破東都所至千里無壘舍歸行未嘗轉餉每指卿聚曰啖其人可飽

晉書官軍追躡獲監尸數十車其酷暴殘殺如此已為  
朱金忠所摧其愛將申叢囚之折其一足械至汴見全  
忠誓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臨刑  
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  
笑

董昌

僖宗時昌為鎮海節度使既為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  
諡書至為字償一繚以歸當割者忽復詫曰朝廷負我  
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與我當自取之遂僭大號  
先是吳越間有鳥四日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昌以為  
受命之符遂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天冊自稱曰聖  
人每下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  
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已錢繆滅之

柳玘

玘性介特嘗著勸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  
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視先地下何者門高  
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織眼微累  
十于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為學不得不堅余勿

高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然為本畏怯為務肥家以忍  
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  
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  
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借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  
者在門弔者在閭言憂勤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  
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  
遠長與命位豐約下假問邇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  
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頭率奢  
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  
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比喪亂以來門衰祚落基構  
之重屬于後生夫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稱  
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  
于孝慈友弟忠信薦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平原公主

公主昭宗女帝在鳳翔以至下嫁李茂貞子繼備后謂  
不可帝曰不爾吾無安身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帝東  
面王屏殿上繼備族見弟肯酉向立至偏拜之

楊復恭

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致仕。語可賜見仗，復恭乃遣腹心殺使者于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本為吾城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蓋昭宗立，由復恭定策故云。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既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普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為內調。反，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逃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誦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誦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挺匕，垂頭喪氣。于是帝令先去四大惡，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張彥弘等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又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侍省。時哀號之聲徹道路。

王庭湊

庭湊嘗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庭湊馳及之，問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矣。後無不驗。

朱泚

泚既敗，出奔，失道，問于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荅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去。已至涇州，田希鑿拒，不納。泚自子之節，君所授，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鑿從城上擲節投燄中，曰：還汝節，已走。彰原墮窖中，見殺。

朱滔

建中三年，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為連衡，如七國故事，以拒朝命。遂于冬十月庚申築壇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耶？先是其地忽高三尺，後二年滔等冊遺正值其所。

李全忠  
全忠之室有蘆生焉一尺三節張建曰蘆茅類生于澤  
分茅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光啓中全忠拜節度使  
子匡威匡等繼之

劉元佐  
德宗時示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流汗時元佐為節度使  
即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者愨後  
積十日元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  
如此

吳元濟  
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兵驕無所憚內恃跋浸熏阻  
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纒克三縣帝命裴度為行營招  
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濟獻廟社狗于市斬之  
帝美度功命韓愈為平淮西禪愈以元濟之平多歸功  
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人  
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劓其文更命學  
士段文

外國

貞觀中頡利被禽至京不室處每歲宵廬廷中久之鬱  
鬱不自得恒與家人悲歌相泣下朕羸瘠帝憐之以虢  
州負中多麋糜有射獵之樂拜為刺史辭不往尋死其  
子疊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後至不得給  
羅支遂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生仁孝詎限華夷哉  
遂厚給其母頡利死其臣以死殉者曰渾邪曰蘇尼失  
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撥其根以飯產良馬首似  
素駝曰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長夜  
短日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三貞觀中大  
酋俟斤獻馬帝取異者號十驥有騰霜自皎雪懸凝露  
馳縣光馳決波騎飛霞驟發雷赤流金馭翔麟紫奔虹  
赤諸美名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王之父白老長子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見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黍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細盧城之稻渭沱河之鮑果有九都之李樂遊之梨一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死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之時侍御史賈言忠自車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狼為我鄉導虜情偽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白漢有國今九百年而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七十六

新羅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北林邑獻鸚鵡鳴言思鄉乞還況于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為頌帝美其意褒詔答之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牛瑪瑙如五升器建中初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具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蟇人朝貢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獨云出非殊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朝貢不至上命漢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弟智湛有子昭好學嗜書見鬻異書者其母輒顧筒中金贖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昭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每視月光盛處即得美玉西有少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為從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尚浮屠法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真觀中浮屠元奘至其國國王月羅逸多見

謂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為我言其為人  
六英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因遣使  
者上書闕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  
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王乃出迎膜拜受詔  
已復遣使獻火珠鬱金香樹開元中獻五色能言鳥

拂菻

拂菻即大秦也居西海上有珊瑚洲人乘大船墮鐵  
網于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茵一歲而黃三歲赤枝  
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綬而出之失時  
不取即腐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曰哲出則障面日五拜天  
神見玉則不拜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  
卵有千里馬相傳為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鈿帶謁  
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非天原王無拜也有司  
勿青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元中遣使來  
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人首然與語則  
笑笑則落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為詔大陣各治一區故名大  
詔貞元中南詔酋異年尋遣使獻鐸鞘浪劍以办生金  
瑟瑟琥珀牛黃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麤  
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鬱刃  
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  
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曰浪劍玉  
所佩蓋已七世云

詞陵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上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舉  
遣大食君聞之齎金二寰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三年  
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  
罪實本于足可斷足羣臣又固請卒斷指以彌大食聞  
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洹貞觀時貢  
白鸚鵡首生十舟毛齊于翅又有道明國久無衣服見  
衣服者則笑之

驃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二百六十上熱

王居金為甕厨覆以銀瓦覆以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鉛錫為瓦荔支為林又有百寺民七歲視髮入寺至二十而不達其法乃復為民國有巨自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前自思是非而退國有灾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又有姑茂國婦人總髮為角以辨夫之多少一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邈其大鬼主乞援于韋臯臯遣將直那時大破之青海斬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尙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傳藥又問欲食乎曰然即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即進裘又問欲歸乎曰然即以馬載尸而去勿邈亦驃屬也一有蠻有繡腳種刻踝至腓為文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雕題種身面涅黛穿鼻種以金銀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長繫種棟鋒種皆額前為長髻下垂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飛頭獲頭欲飛周項有痕如襖妻子共守之

吐蕃

吐蕃木西羌屬居析支小君長曰贊普曰論贊曰弄贊貞觀中遣使齎幣求昏許之妻以宗女文成公主長慶中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鼎就盟其國踰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墜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尙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環王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援之還也雷者才十尺至隋未繁衍至三百皆姓馬遂號馬雷人其國以二月為歲者檳榔藩為酒椰葉為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計寒乃詔還之自交州渡海歷赤土舟諸國多火珠大如雞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籍珠輒火有舍利鳥能通人言其隣有扶南國生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汲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受角乃泮

